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 
第五回 李孟嘗仗義鬧相府 史太郡謝罪責孫兒

本分循乎天理，前程必然久長。 他非我是莫爭強，忍耐些兒為上。  
禮樂詩書勤學，酒色財氣少掠。  
閒中檢點細思量，都在自家心上。

話表胡達被擒，拖上百花亭，史錦屏究問情由。胡達便將如何洪錦因母病在店中，如何羨慕李廣，攜其妹洪錦雲賣身望助誤投，史達冒名強迫，如何李廣仗義要人，如何關門毒打李廣，如何怒打抱不平前來相救的話，述了一遍。史錦屏聞言暗歎：「哥哥如此行為，將來作何了局？況且他生成渾身殘疾，自己尚不知死活，還要冒充人家姓名，誑騙良家女子，怎教李廣能忍。」遂令婢女把胡達放在一旁，待問明情由，再為定奪。婢女遵命把胡達拋在亭外，又令婢女往外堂探聽。

再言李廣同洪錦把教習眾打手打跑，遂將廳上所有陳設物件，乒乒乓乓打了個冰消瓦解。洪錦聲聲要教送出他妹子來，「若再遲延，將你這牢房拆毀，看你將俺妹子藏匿何處？」李廣大罵：「史達賊子，膽敢冒吾之名，騙人家女子，該當何罪？你還不出來謝罪，送出洪家小姐。」二人聲如巨雷，卻驚動了史達祖母劉氏太郡夫人。這劉氏太郡慈善，常恨孫子胡為，屢戒不改。這日正在經堂默誦經卷，聞外面嘈雜聲，問：「外面何事喧嘩？」僕婦丫環去不移時，容顏失色，慌慌張張跑來回稟太郡夫人：「大禍臨門，少公子現藏下一個姓洪的女子，不知怎麼觸怒了東鄰李公子，同一個鴛鴦臉的大漢一同打進府來。府中教習眾打手都被他打跑，廳上的陳設全行打毀，堪堪要打進內堂來了。」劉太郡聞言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口中怨道：「又是這不肖的孫子，作出這無理無法之事。他可知倚仗父勢，那知李家公子是最明道理，任俠仗義，揮金如土，慷慨好施，四海聞名的英雄義士。他豈肯無是生非，又帶一大漢打到我。豈有此理！」一面怨恨，一面罵，又問：「那一女子現藏何處？」書童稟道：「現在暗書房內。」

太郡聞言，立刻腕扶僕婦徑奔暗書房。進門見一女含淚獨坐，果然生得如花似玉，絕色佳人，稱贊不已。眾僕婦近前說：「那一難女聽真，吾家太郡夫人特來救你。你有什麼委屈，可對太郡夫人說明，必然救你出府。」洪錦雲聞言，抬頭一看，見一位白髮婆婆，滿臉慈祥氣色，遂站起身，走近太郡前，深深一拜，說：「難女萬福了。」太郡用手拉起說：「你且坐下，有什麼委屈慢慢細談，有老身給你作主。」洪錦雲見問，含淚答道：「難女原籍河北滄州人氏，父曾坐鎮邊關，因為奸臣所害，父遭慘死，抄沒家財。因同母親、哥哥回歸鄉里，路過此杭州，脫了盤費，我母又病在客店。因聞李廣是任俠好義英雄，難女隨哥哥借賣身為名，望他慨助銀兩。一則為母醫病，二則借作盤川好回鄉里。誰料李廣是有名無實，人面獸心，威逼難女，欲要胡為，因此難女情急，把他打落下腮。老夫人明鑒，難女也是宦家女，豈肯以清白身軀，作此無恥之事。只為母病在床，無錢醫治，不得已作此下策，懇求老夫人慨發慈祥，送出難女，俾得骨肉相聚，感恩不盡。如若不然，與其為李廣污辱，不若就死在老夫人面前，尚可明難女的清白身體。」言罷，痛哭不已。太郡聞言，贊歎不已：「好個堅貞之女！小姐放心，休要傷感，老身當送小姐去見令兄。但此中舛錯荒唐，老身不便細說。小姐若見了令兄，自然明白。」遂令僕婦扶了洪錦雲走出書房。

不移時，已至大廳。只聽大廳上鬧的太凶，太郡令僕婦到外間通知，僕婦等轉出圍屏。李廣、洪錦喝道：「你這些婦女，出來作甚？可喚爾主人出來見我們。」僕婦等口呼：「公子爺息怒，俺家太郡夫人出來相會。」太郡已轉出屏後。李廣見是白髮皤皤六十開外的老夫人，正欲喝問，只見史太郡口呼：「二位公子息怒，總是吾那不肖孫兒無理。那一位是李家公子？」李廣見史太郡年高慈善，不敢莽撞，遂躬身答道：「小可便是李廣。太夫人有何見教？」洪錦在旁口呼：「李大哥，休要與這婦人辯論，但教他速將俺妹子送出，再教史達出來謝罪，俺便萬事皆休；如若不然，搜出史達，把他狗頭揪掉，方解我胸中怒氣。」史太郡聞言，口呼：「公子息怒，已將令妹送出。不肖孫兒應當出來謝罪。」話猶未了，從屏後轉出兩三個僕婦，攙扶洪錦雲出來。兄妹見面，彼此傷慘。錦雲哭道：「若非這位太夫人大德救出小妹，你妹子已准死了，幾乎不得相見。可恨李廣賊子，妄稱仗義英雄，分明是人面獸心，不如畜類。」話未言完，洪錦攔阻妹子：「休得胡言！是兄錯誤，不可錯怪好人。若非李公子相遇，咱兄妹焉能相見。」遂將史達冒名之話言了一遍，指著李廣說：「這位英雄才是小孟嘗李公子哩！」洪錦雲這才明白，瞟了李廣一眼，暗道：「果然人品軒昂，不愧『英雄』二字。那逼迫我的狗子分明是朽木身材，如何比得這樣人物。」李廣也將錦雲瞧了一眼，暗自羨道：「果然如花似玉，貌若天仙，史達怎不動心。」二人各自羨慕。史太郡見他們話已言明，復含笑口呼：「二位公子及小姐，看老身薄面，既往不咎。老身令不肖畜生出來謝罪便了。」李廣口呼：「太夫人，我等謹遵太夫人之命。」